

拉萨变迁记

程勇



历史是奔腾不息的长河,虽然三十五年 是长河中短短的一瞬,但我所亲历的拉萨变迁是史诗般的。

1990年8月,我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某部任排长,部队驻地 在拉萨市西郊,挨着拉萨河。营区门前一条连着城里的沙石路静静躺着,除了蓝天白云、远山近水以外,四周的山上没有一棵树木。

待工作步入正轨后,每逢周末,我便请假去看拉萨的各个景点。那时的拉萨在我头脑中能展现的地图近乎是一张白纸,但却保留着一种原始的神圣感。

当时的布达拉宫前也有广场,可面积很小,而且高低不平;八廓街还是一条纯粹的转经道,两侧是低矮的石木结构房屋,一楼开着些卖宗教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小店。这是老城的招牌形象。市区并不大,就那么几条不平整的公路连

接着,出租车、公交车也少,交通不便。当然构成这座城市的不仅是这些,还有她的空间量度、厚重历史以及人文精神。每当我放眼打量街巷,就像翻阅写满字的纸页:城市告诉我所有应该思索的东西,这是我从行走中体会到的。

1995年,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,布达拉宫广场扩建,成为拉萨市的地标性公共空间,兼具文化、集会和观光功能,进一步提升了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的整体风貌。同时,城市化进程也在快速向周边扩展。连队门前的那条沙石路也早已变成了宽敞的柏油路。

1999年,我认识了在区人社厅就业局上班的爱人。当时她们单位上班的地方就几间陈旧、低矮的房子,连职工的住房都没法保障。后来的几年,一幢崭新的办公楼、住宿楼矗立在夺底路上。一

切都向前和向上运动着,轻盈地飞起,并在空中画出长线。

时间来到2006年7月1日,一列火车像一种距离的辩证法,从中国速度中穿越而来,并从拉萨河大桥上横穿而过。一夜之间,拉萨的街头多了许多拖着行李箱的游客。随着旅游业的兴盛,八廓街上的商铺也渐渐多了起来,而且成了“必打卡”景点。大昭寺广场上,举着自拍杆的游客比转经的信徒还要多。传统藏式院落被改造成了精品酒店;老字号甜茶馆旁边开起了咖啡馆……

我曾在一些景点与游客聊天,他们认为旅行是一面透视镜,既可以照见自己所拥有和认识的事物是何等的少,也可以照见自己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。来西藏,或者来拉萨就是这样一种深刻的体验。所以有些游客一来再来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,拉萨河两岸的变迁最为明显。以至于她的每一滴水珠,每一片滩涂都被附加了很多的象征意义。曾经荒芜的河滩上建起了滨河公园,每到傍晚,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们在这

里散步、跳锅庄。有藏族老人摇着转经筒缓步而行,也有内地来的年轻人在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。夏夜,广场上会响起音乐,藏族阿妈们和汉族姑娘一起跳着改良版的广场舞,藏袍与牛仔褲在暮色中旋转出奇妙的和谐。

在拉萨当兵的二十多年来,我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:原来四周光秃秃的山坡上已种下树木;高速公路正沿着河两岸延伸,过去开车到贡嘎机场要一个多小时,“两桥一隧”通车后,时间缩短了三十分钟;青藏铁路、拉日铁路、拉林铁路也从拉萨河上跨越而过;城市供暖、地下管网等工程,更是将拉萨建设得温暖、舒适……

但拉萨的神奇之处就在于,最深刻的变迁与最恒久的传统总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。在每个观念和每条路线的转折点之间,总能让人唤起许多回忆。于是,世界上来过这里的人都把拉萨印刻在记忆里。

我们的60年

高原秋韵

唐晓光摄

唱响生态文明歌

——评儿童舞台剧《高原上的精灵》

桑吉东智

耳相传的“灾变神话”。当观众不再拥有“人类代言人”这一安全身份,便被迫与动物共享同一种脆弱:我们一同站在干涸的湖底,闻风把盐粒吹得沙沙作响;一同在暴风雪中挤作一团,用体温交换生存的可能。舞台以缺席的方式,让人类重新被“看见”,这正是剧作法上的高明之处。

在结构上,《高原上的精灵》采用“子母湖重生”与“母女和解”双线并进的叙事:子湖因气候暖化与人为截流而日渐萎缩,母湖则因失去子湖的水汽补给而冰封;与此同时,黑颈鹤族长阿佳因丧偶之痛禁止女儿岚泽与生活于子湖的“外族”来往,族群隔阂如同地理断裂。两条线索在第四幕“破冰之舞”中交汇:岚泽与藏野驴少年共同用蹄足与羽翎击裂冰面,让湖水重新相连;冰层裂开的一瞬,阿佳在女儿的歌唱里想起自己也曾拥有跨越物种的友情,心墙随之瓦解。

剧作把生态学的“连通性”转译为情感伦理的“和解”,从而避免了环保叙事常陷入的“指责一赎罪”二元框架。子母湖的复合不是“人类拯救自然”的英雄神话,而是众物种协作的自发发现:牦牛以庞大的身躯为风雪中的鸟类挡寒,藏羚羊用角冠挑起被沙埋没的泉眼,黑颈鹤盘旋空中指示地下水脉……当湖水重新涨满,舞台上缓缓降下一条由蓝白幅织就的“水袖”,演员在袖中穿梭,仿佛所有生灵都回到羊水里一般——生态与情感同时完成“再孕育”。这种“修复”不是回到原初的乌托邦,而是承认裂痕后仍选择彼此靠近的勇气,对孩子而言,这是最温柔的“创伤教育”。

绝任何“拟人化”背后的居高临下——动物不是被投射道德寓言的符号,也不是穿毛绒外套的“小朋友替身”,它们拥有自己的部族史、信仰与政治:牦牛族长阿丹用角冠丈量雪线的进退;黑颈鹤女巫阿佳以羽翎占卜季风的转向;藏野驴少年岚泽则在干裂的湖床画出水纹的形状,以此缅怀消失的湿地。

“去人类中心化”并非简单的角色替换,而是一种权力结构的倒置:人类被悬置为“不在场的幽灵”,他们的痕迹——被污染湖水的方便面包装袋、饮料瓶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垃圾所取代,成为动物们口

春天,到单位开启工作。办公室不大,但有一面敞亮的落地窗。那段日子,我常立窗前,静静地向外望——蓝的天,白的云,绿的山,灰的楼,还有看不见却听得清的鸟鸣,都被那方窗框妥帖地收纳其中。

天空离我很近,近得仿佛纵身一跃就能融入那片湛蓝。天空又一定很深,深得足以盛放人间所有的悲喜。拉萨是名副其实的日光城,一年有近300天,天空不带一丝云、蓝得纯粹。拉萨的蓝天拍不出、画不出,它只适合烙印在心上,一阖眼,便是整片澄澈。

这里的云,向来不甘寂寞,最喜四处走着逛着,如藏羚羊奔跑到在藏北草原。它们瞬息万变,人间的形状,它们一转身便幻化出来,教人分不清是谁在临摹谁。拉萨极少阴天,即便有云,也多是淡灰色的,一块块的,总遮不住背后跃跃欲出的蓝底。拉萨的蓝天和白云相依相偎,像一对神仙眷侣。生活在这里的人,时常会有进入仙境的错觉。

站在窗前,如同面对一幅巨画。云霓缠绕山峦,山又挽着云。拉萨的夜雨也极有韵味,淅淅沥沥伴人人梦。待晨曦初露,悄然离去,只留薄云系半山,如古格宣舞中姑娘遮面的脸帘。

云的下缘,连着起伏的山峦线。最先抓住视线的是三座高山,一座比一座高,错位望向我。而我窗前最近的这座山,东西横卧,通体只在短暂的夏季透出隐约的绿意,像披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青色薄绒,之后便复归坚定朴拙的灰褐色。天晴时,三座山是淡绿的;云过时,中间一座转成墨色,最远的则变成灰青。山间有弯曲小路,仿佛一条细细的羊毛线飘落——或许是建塔人走出来的,也可能是村民上山挂经幡踏出来的。

闲暇时,我也喜欢一个人,守着八廓街里的一扇窗。那里的建筑和人们,仿佛一面澄明的镜子,使我更加看清自己。我不知有多少人同我一样,喜欢看一扇窗外的风景,还看出满心的幸福来。而当我将目光投向更远处,顺山势往下,顿顿金融城依山成形,玻璃幕墙倒映流云,为这幅画添上最现代的一笔。它与布达拉宫隔水相望,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它也在窗的那头与我对视,仿佛能从我眼中,读懂我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拥抱。拉萨的传统与时尚就像蓝天和白云,在一瞥一眸间,丝滑相容,不着痕迹。

而这一切,最终都倒映在窗前那条蜿蜒的拉萨河里。

“吉曲河”(即“拉萨河”)顾名思义,是快乐的水、幸福的水。直到今天,“吉曲”这个名字仍活在茶馆、饭店、小区的招牌上,活在人们的念想里。我常去八廓街边的吉曲饭店,在果树下与友人闲坐闲聊,阳光碎碎地跌进甜茶碗,服务员的藏装裙摆,在海棠花边拂过,绘出吉曲河一样的褶皱。

窗下的马路上,车流不息,一辆接一辆滑过。偶尔在我打开窗户时,几声轻微的喇叭声穿透玻璃,漫进屋里。从这扇窗看出去,同一段拉萨河竟展现出不同的姿态。3号闸桥拦出开阔的人工湖,一片碧绿平湖,水鸟盘旋;而下游清浅,支流如辫,四散铺展——是拉萨河独有的辫状水系。

每次隔窗望河,都像与一位智慧老者对望。河上的桥如光,照亮时间的回溯。1951年秋,十八军先遣支队抵达拉萨香嘎渡口,在河滩整装宿营,翌日乘牛皮船进入拉萨。那时,在广阔的拉萨河上,木船和牛皮船是仅有的交通工具。如今大桥飞架,天堑变通途。前阵子,自治区首届端午牛皮船(龙舟)赛在这河上举行,传统牛皮船带着遥远的故事,赶赴一场与龙舟的千年之约。

秋日,我告别这扇窗。走上街头,迎面鲜花彩旗,处处喜庆祥和。那扇窗里的画,在我每一步前行中愈发恢宏生动。



放歌长江

夏建国

返程前的下午,我与参会同伴,赶去近看那曾让我如痴如醉的长江。

我走下黄石港堤,漫步在江边的绿道上。是什么这样吸引着我?我感到这水,是有魂的,让我不能离开它。它从格拉丹东的冰峰走来,那源头消融的雪水,清冷,蕴着太古的幽光。它起初是羞怯的,在乱石间蜿蜒,像一缕试探的游丝;可一旦汇成了势,便不再是溪,不再是河,而成了一条有呼吸、有脉搏、有生命的巨龙。它那惊涛,它那奔流,是它永不停歇的足音。这哪里是水?这分明是自时间的起点便开始的,一场盛大而执拗的远征。

我常想,我们这些所谓“文明的儿女”,实在靠着它的乳汁,才得以苟活并繁衍的。那乳汁,是混着巴山夜雨的润泽,是溶了洞庭鱼米的甘肥。它流过的地方,泥土便苏生了,长出稻麦、长出桑麻、长出绵延不息的城镇与村庄。它那“健美的臂膀”,更是造化的神工,劈开了巫山十二峰的险峻,又轻轻挽起下游无垠的平野,直到将它送入大海那蔚蓝色的怀抱。我们依恋它,如婴孩依恋母亲,是一种源于生命本能的、近乎盲目的信赖。它的胸怀,能容纳我们所有的悲欣。

你听,那风涛声里,混杂着多少古老的声音?是屈子行吟泽畔的哀叹,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;是太白放舟出峡的长啸,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;是东坡临江醒月的旷达,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。这江水,是他们诗篇的底色,是他们命运的见证。

那巨浪,千年如一日地荡涤着尘埃,不仅是河床的泥沙,更是历史的烟尘。英雄们将它作为舞台,金戈铁马,赤壁的烈火曾映红它的面颊,采石矶的战鼓曾震动它的胸膛。它看惯了成败,也听惯了兴亡,却始终沉默着,向前流淌。然而,今日伫立于此,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渴。这焦渴,并非为了凭吊往昔,而是为了那尚未展开的、波涛汹涌的未来。长江,你不应只是中华民族记忆的保管者,你更应是它未来的领航人。你那磅礴的力量,曾推动过水磨与帆船,后来推动了涡轮与电机,那么明天,它应当去推动一个全新的时代。这力量,该是智慧的催化剂。让沿江的灯火,不仅是渔火与市井的霓虹,更应是实验室中彻夜不熄的、探寻宇宙奥秘的星光。让这江水,灌溉的不再仅仅是“花的国土”,更应是人类心智中那片待开垦的荒原。我们要在那江畔,种下最前沿的代码,培育最精微的芯片,让人工智能的根系,从你这母亲河的沃土中汲取养分,长出参天智慧之树。这力量,也该是生命的延伸剂。你那纯洁的清流,既然能滋养万物,也必能启迪我们,去探寻生命本身的奥秘。在你这流域之上,应建立起破解遗传密码的圣殿,将那“溯源从之,道阻且长”的对于永生的渴求,化作科学的舟楫。我们要让人类的年华,如同你的流水,既能汹涌澎湃,也能源远流长。长江,我的母亲河!你的责任,不再囿于这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了。你的涛声,应当回荡在更辽阔的“天际”。你的胸怀,既然能容纳百川,也必能容纳星辰。从你这儿出发的,不应只有航船,还应驶向深空的方舟。你这源自青藏高原的水流,你的终点,不应是东海,而应是银河,是宇宙那无涯的汪洋。